

国际关系中的语言平等: 中国的作用

刘海涛

北京广播学院应用语言学系

按照字面理解,“国际关系”指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即, rilatoj internacioj。在今天一般认为国际关系中的国家指的是主权国家(ŝtato),但国际关系的主体不仅仅限于国家,也包括国家法律认可的公民、法人或组织。这些主体之间关系有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关系、思想关系等。显而易见,在实现这些关系的过程中,语言扮演着一种双重的角色,它不但是客观存在于主体之间的一种关系,而且还是实现其它关系的工具和手段。因此,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忽视语言关系是不可取的。而研究国际关系的语言问题,也应该从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出发。

二〇〇三年五月二十八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为了建立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 我们应该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
- 我们应该维护和尊重世界的多样性。
- 我们应该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
- 我们应该促进全球经济均衡发展。
- 我们应该尊重和发挥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重要作用。

我们把这些原则归结为国际关系中的平等性、多样性和均衡性原则。在随后的讨论中,我们将力图用这三条原则来分析目前国际关系中的语言问题并将它们作为建立国际语言新秩序的指南。

很遗憾,在国际关系的著作里,我们很难看到有关语言方面的讨论。汉得森的著作可算作是一个例外。在他的“国际关系”一书中,他单列了一节“英语作为全球语言”来讨论这个问题。他说“**全球通讯的有效性**部分取决于英语语言。目前,英语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法兰克语**,即全球许多**不同文化**的人们之间的**通用语言**。全球大约有五分之一的人都能使用英语,许多政治领袖和学术界精英们可以毫无障碍地进行交流。...它正越来越成为全世界**首要**的外语选择。英语是全球新闻记者、学术人士、外交官和科学家使用的最多的语言。英语也是全球公民社会的通用语言”(2004: 423-425,着重是我加的)。难道这就是国际关系中语言使用的现实图景吗?回答是肯定的,实际情况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一点,大家也可从本文集中的其它文章中看到。

总之,国际关系中的(语言)不平等现象真可谓是随处可见,无所不在。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最近说“当今世界比40年前更加不平等”¹。他说的很对。英语作为一种强势语言,正在成为全球政治、经济、社会、学术的交际共同语,在国际关系中英语也已经成了事实上的共同语。**目前的国际语言秩序,基本上处于一种经济驱动下的不平等和不平衡的状态**。语言作为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在民族共同经济生活及国家经济体系形成发展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英语国家仅靠自己的语言“位租”(location rent),就能获得丰厚的文化和经济利益。尤为令人担心的是,语言系统是一种正反馈系统。

¹ <http://www.cnn.com/2004/WORLD/americas/06/12/annan.un/index.html>

这种语言发展中的非对称现象极大地破坏了世界语言生态环境，破坏了人类语言、文化的多样性，侵犯了母语为其它语言人们的语言权，造成了经济的非均衡发展。虽然受短期和个人利益驱动人们争先恐后投身于英语学习的热潮，这件事本身是无可非议的，但长期以往却不利于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因为：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工具，一部语言的扩散史就是一部政治和强权史；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工具，否则世界上许多由于语言的不同而引起的冲突就不会存在了；语言不仅仅是交流工具，否则美国的先驱们也就不会不遗余力地要消灭印第安语言了(蔡永良 2003)；语言也是传播文化和价值观的工具，而它所传播的这种文化和价值观，首先是它的依附国的；语言也是赚钱的工具，否则就不会有人说“英国真正的黑色金子不是北海的石油，而是英语”了(转引自 Phillipson 2003: 150)。英语无限制的扩张，显然违背了国际关系中应该遵循的平等性、多样性、均衡性原则。因此，如何在平等的基础上，构造一种符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国际语言新秩序应该成为政治家、语言学家和其它领域学者的一个努力目标。

伴随国际关系中语言不平等的是其它关系的不平等，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文化交流的不平等。据统计¹，2002年中国从国外共引进8782种图书的版权，其中美国4544种，英国1821种，占72%。而在当年中国向国外出口的190种图书版权中，美国只引进了9种，加上英国的6种，占8%。这一事实说明，在中国和英语国家的交流中存在着极大的不平衡和不平等。令人担忧的是，这种文化交流中的不平衡，还有逐年递增的趋势。拿中国北京市²来说，2002年从美国引进了3536种，2003年为4640项，增加了1104项。在写这段文字时³，我读到《中国青年报》的一则消息说，中国一些著名作家呼吁“我们的华语世界，已经到了濒临失落与拯救的边缘！”。作家余光中说“英文充其量是我们了解世界的一种工具而已，而汉语才是我们真正的根。”⁴

语言是一种集体商品，使用者越多，交换价值就越大。与别的商品不同，广泛的使用反而会增加语言的稀缺性。说某种语言的人越多，它对某一个个人的交流价值就越大，每个人对它的需求因此反而会更迫切，它作为个人的文化资本的市值也就越大，这反过来使更多的人去学习它。每一位学习或者打算学习外语的人，都会计算自己的投入回报率。这种对语言的基本投资会形成一种广泛的集体效应(雪球效应)。

根据语言的使用范围和社会功能，我们可将人类语言分为这样几个层次：民族语言—一国(家共同)语(言)—区域(性共同)语—国际(性)语。

为了使得讲不同语言间的人可以交流，出于政治、经济、交际效率等方面的考虑，语言系统基本呈一种星形网络结构。也就是说，在网络结构的每一层上都有一种语言作为中心节点。这些担当中心节点功能的语言分别就是我们所说的：国语、区域性共同语和国际语。从理论上讲，任何语言都可以担当这四种功能。但在现实世界里，由于决定某种语言社会功能的因素主要在政治和经济方面。

语言网络不是一种对等的网络，每一种语言的地位不同，导致了语言使用者之间的不平等；显然，如果每一层次的语言都由民族语来担任的话，就会有一些人只用母语就可享用各个层面的语言的交流功能，而有一些人可能除了母语外还要学习其它三种语言才能在交际方面达到那些只使用母语就能达到的交际效果；该网络不是一种结构稳定的网络，易毁坏；理论上，可以通过将星形网络转变为分布式网络的办法来改善网络的性能，具体就是取消语言的功能分级，使得每一种语言之间都可平等互通，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学会6000种语言！另外一种增强网络性能的办法是压缩网络

¹ <http://www.ncac.gov.cn/servlet/servlet.info.StatiServlet?action=list&id=189&issue=2002>

² <http://www.pep.com.cn/200403/ca384486.htm>

³ 2004-05-27

⁴ <http://cul.sina.com.cn/t/2004-05-27/58970.html>

的层次，每一个人都只讲自己的母语和一种相同的跨语交际共同语言，也就是构造一种普遍的双语系统。

从完全平等的角度看，每一个人除了自己的母语之外，都应该学习另外一种语言，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完全意义的平等和普遍意义上的双语系统。换言之，这种大家都要学习的语言不能是任何人的母语，否则规则就无效了。这样的语言只能是一种中立的语言。在国际关系领域，这一思想早在1920年，就被提到国际联盟的议事日程上了。今天，是实现这种思想的时候了。

目前的状况是英语正在行使这种跨语交际共同语言的权利，坦白的说，这种方式可能是有效的，但一定不是公正的，它隐含着前面所述的诸多问题。人们反对英语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不但不是中立的语言，而且在其后面还有一个超级大国，这个大国的历史叫人担心它正在用对付印第安人的手段同化全世界其它国家的人们。有学者认为，可以通过经济补偿来继续现存的方式，即：在任何非对称的双语交际中，强势语言的一方应该承担弱势语言群体学习这种强势语言时所花的费用。现实情况是，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的国家而言，英语已经成为他们的一棵“摇钱树”了，怎么再可能为其他学习英语的人买单呢？更可怕的是，受利益的驱动几乎全世界的人都参与到了这场“滚雪球”的运动中来了，越来越大的雪球，使得不平等的鸿沟也越来越大。如果多样性是人类的根本属性，如果同一性只能存在与多样性之中，那么没有多样性支持的同一性也不可能存在。换言之，雪球越大隐含的危险也就越大。

如果英语，或其它民族语言没有资格担当全世界的跨语交际共同语言。那么如何解决不同语言间人们交流的需要呢？

唯一有可能，至少从理论上解决这个问题的是采用中立的计划语言作为跨语交际共同语言，应该承认这是一种基于理想的解决办法。任何理论的或理想的方案，虽然可能对于眼前利益的增长，没有多大用处，但却是人类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必不可少的。所以，我们有必要探讨建立一种国际语言新秩序的可能性，即使它是一种理想。这种新的国际语言秩序，能使讲不同语言的人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跨语交流，并且有利于维护人类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可以保护母语为弱小语言人们的语言人权，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促进世界经济的均衡发展。

应该承认采用计划语言也不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我们认为，只要大家认为这个问题真正是一个问题，应该得到合理的解决，那么问题是有解的。因为这种解决办法符合平等性、多样性和均衡性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换言之，有这样一种语言运动，它是民主的运动，是有效的语言教育运动，是维护语言权利的运动，是维护语言多样性的运动¹。这种运动就是世界语运动。

从中国政府制定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看，我们所说的国际语言新秩序是更广泛的由中国政府所倡导的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在建立一个语言平等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中，中国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2003年的统计公报²，本年度在学研究生65.1万人，全国普通高等教育在校生1108.6万人，各类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1240.2万人。全国普通高中在校生1964.8万人。全国初中招生2220.1万人，在校生6690.6万人。就目前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情况看，一般在初中阶段即开始外语的教学，除极小一部分学校可能开设其它外语课程外，所谓的外语学习就是英语的学习，也就是说每年在正规教育领域，就有约2000万人开始学习英语。此后，一直到博士研究生英语都是一门必修课，这样我们可以

¹ 见国际世界语协会1996年的《布拉格宣言》。

² <http://www.stats.gov.cn/>

得出在各级各类学校学习英语的人数大致在 1 亿左右。正规教育每年新增的 2000 万外语学习者，是建立国际语言新秩序进程中最宝贵的资源，我们需要重新考虑资源的分配。

按照 De Swaan 提出的语言交际值 (K) 计算公式，语言的 K 值是 P 和 C 之积。其中的 P 是语言的原始价值，也就是能够流利地讲这种语言的人在世界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C 值表示了一种语言作为交际共同语的价值，因为是能够讲多种语言的人将世界联结在一起的，所以 C 值又表示了一种语言的联结力。这种联结力指的是在全球能讲多种语言者中懂这种语言的人所占的比例。显然，英语的 C 值要远远大于汉语和其它语言。这中间我们中国人又为英语做出了多大的贡献啊！

据此，不难看出在同一个语言系统中，这三种语言的价值是密切相关的。中国有强大的 P 值，很遗憾这个值正在为英语的普及做着贡献。为了能够在国际语言新秩序的构建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合理地利用这个资源。在保护少数民族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人权方面，中国可以说是世界的楷模。中国的宪法和其它一系列法律，明确规定了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各自治机关有选用当地语言作为工作语言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在少数民族学生为主的学校或班级，鼓励采用少数民族文字的课本，并用少数民族语言讲课。世界语在中国得到的良好待遇，在其它国家也是少见的。当然这是它应该得的，因为不论是在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还是在新文化运动和中外文化交流中，世界语都贡献了自己的力量。语言学家陈原说这是由于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是和社会改造事业紧密联结在一起的，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早在 1963 年，中国教育部就发文，建议在外文系开设世界语第二外语课，在其它系科开世界语选修课。1982 年，教育部又重申了此规定，并将世界语作为学生毕业、干部考核和研究生入学考试的第二外语科目。如果中国能将这些良好的经验推向世界，将有助于国际语言新秩序的建立。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做的更好，如果我们能够：

1. 在国际组织和其它国际关系中，珍视汉语已有的地位，努力争取更高的地位。尊重和热爱自己的母语，自尊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首先提高对自己母语的自信心，只有这样才能谈得上为建立国际语言新秩序做贡献。如果中国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丰厚的大国都全民加入到“滚英语雪球”的活动中，那么英语的 K 值就会达到一个不可想象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谈什么新秩序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一点很重要，是基础和根本。
2. 大力提高汉语的交际价值，广泛开展对外汉语教学。有关统计表明，目前在海外约有 2500 万人学习汉语，中国有关部门打算在未来 5 年内使海外学习汉语的人数达到 1 亿人。这样做的主要目的，不是要搞出另外一个强势语言来吞噬其它的语言和文化，而是想尽可能地提高汉语作为国际语的资本，从而在世界语言系统中增加最高节点的中心节点数量，进而达到稳定语言系统的目的。
3. 统计数据表明，在中国，每年有 2000 万左右的人，加入到英语学习者的行列。这不但大大增加了英语的 K 值，而且也降低了增加汉语 K 值的可能性。中国懂英语的人越多，外国人就学习汉语的必要性就会越小，因为已经存在语言交流的通道了，别人怎么会花钱费力地再去学习你的语言呢？为此必须制定切实可行的英语教育政策，避免在英语学习方面不必要的投入，特别要控制那种脱离应用的英语学习和没有必要的考试。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英语语言价值的扩张，达到维护和稳定国际语言秩序之目的。
4. 加强其它外语的教学，分流学习英语的人群。这样不但可以降低英语的 K

值，增加其它语言的 K 值；不但使得语言网络的结构更加合理和稳定，而且也为维护世界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做出了一个提倡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的大国应做的贡献。

5. 在中国各级教育体系中，正式引入世界语教学。研究表明世界语的学习有助于进一步学习其它外语。如果将一部分或全部初中学生（每年约 2000 万）的外语定为世界语的话，其易学性可能会大大提高学生学习外国语言的兴趣，学习效果也应该会比现在要好一些。从高中阶段开始，根据学生的情况增设其它外语，其中也包括英语，一部分人继续学习世界语，由于学生已有世界语基础，所以学习效果应该好于目前的情况。在大学阶段，外语教育的重点应是加强专业外语（英语）的学习，以便学生能够方便地获取国外最新的专业技术知识。在对外语言的口头交流方面，提倡用世界语。这样可以缩减学生用在外语学习上的时间，而将大多数时间用在专业知识的获得上。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
 - 在大学设立世界语专业，培养世界语教学和科研人才。为 Phillipson 所提议的采用世界语作为国际组织（EU）内部语言和翻译的媒介语言培养人才；
 - 设立专门的国际语学和世界语科研机构；研究面向国际级的语言交流问题和计划语言作为这一问题解决方法的策略；
 - 将世界语列为升学、晋升职称的第一外语；
 - 支持创办采用世界语的各种专业刊物，支持世界语的出版活动，增加世界语的 K 值；
6. 教育是根本，是实现国际语言新秩序的关键。有了大量掌握中立语言世界语的人才，就可以逐步在国际关系中采用世界语，向国际组织提出采用世界语的议案等。

通过以上努力，不但增加了汉语的 K 值，也增加了世界语的 K 值，削减了英语的 K 值，增加了学生学习专业知识的时间，而且也向着国际关系新秩序迈进了一步。

83 年前，时任国联副秘书长的 Nitobe Inazô(新渡戸稻造)先生在参加完第 13 届国际世界语大会后，向国际联盟的秘书长递交了一份报告¹，让世界语踏上了进入国际组织的漫漫长路。50 年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作出了承认世界语价值的决议。时至今日，我们更需要的是实际行动。

今天的中国已经充分认识到在国际关系中平等性、多样性和均衡性的重要性，而建立在中立语言世界语基础上的国际语言新秩序充分体现了平等性、多样性和均衡性，因此有理由成为国际关系新秩序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期待着这个古老而伟大的国家在构建新的国际语言新秩序的进程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最后，我们要说的是：不论是在哪一种国际关系中，如果我们继续对语言问题采取不闻不问的政策，那么等待我们的可能就是一个英语的世界。难道这就是全世界人民和各国领导们所期待的新世界和国际新秩序吗？

参考文献

蔡永良（2003）语言·教育·同化：美国印第安语言政策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

¹ 见 Fettes, Mark/ Bolduc, Suzanne: *Al lingva demokratio. Towards Linguistic Democracy. Vers la démocratie linguistique*. Rotterdam: Universala Esperanto-Asocio. 第 62—78 页。

出版社。

康威·汉得森（2004） 国际关系，金帆译，海口：海南出版社。

徐世旋（2001） 濒危语言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De Swaan, Abram (2001) *Words of the World. The Global Language Syste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Robert Phillipson (2003) *English-Only Europe? Challenging Language Policy*.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